

新民教育

本报事业发展部主编 | 总第 354 期 | 2015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唐 敏 视觉设计:竹建英 编辑邮箱:tangm@xmw.com.cn

家庭教育投入多 全面二孩门槛高

专家建议:父母在子女教育的时空规则上需要调整

本报记者 金雷

二孩开放后,不少家庭为要不要再生一个踌躇。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调查显示,在 45 岁以下的已婚女性中,54.2%的人明确表示“一个就够了,不想要两个”,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仅为 15.1%。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对双职工家庭来说,再生一个绝不简单是加双筷子的课题。孩子教育的高投入成了家庭取舍的关键。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是这些家庭面临调整的问题。

管了老大就没时间管老二

里奥在一家外资广告公司负责创意,夫人也在同行业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老大上小学,老二马上要上幼儿园。“我们的时间都给了老大,老二有点委屈了。”里奥说。除了学校的学习,老大在读 6 个课外兴趣班。舞蹈班和钢琴班都是幼儿园时开始的,游泳也学得不错,还有书法班、数学提高班和英语提高班。6 个兴趣班的时间都安排在双休日,里奥和太太分工,接送及陪读,“数学提高班,家长要一起听的,因为老师讲解的题目,回来要和孩子一起温习。”周六、周日两天,平均每天三个班。

现在老二也快上幼儿园,里奥和太太得匀出部分时间跟她讲故事,陪她玩玩具。为此,老大有些课外兴趣班的接送只能请孩子外公来帮忙。说起这个,里奥有些无奈,“相同的年纪,老大看过的音乐剧、木偶剧、魔术,去过的游乐园……我们现在没时间带老二去。”里奥太太说,老二在语言等方面比老大成熟得早,但要把更多时间分配给姐姐,没法满足她。

休息日不给孩子自主选择

张先生的微信里加着孩子的班级群、年级群,还有所在区县的家长群,每次新消息的提示音一响,他就不由自主去翻,关于儿子升学的动态,他一点都不会漏过。儿子现在上初二,每周的补习班拼初三的物理,数学是提高班,“我们已经落后了,人家班上的读得比我们都早。”儿子的长笛也要耗费不少时间,因为这是升学有机会加分的艺术特长。最近他帮儿子联系了市级乐团,为了尽早从 B 团晋升 A 团,张先生还得盯着儿子苦练。

调查显示,在业余时间安排上,家长越来越不愿意给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孩子对自己业余时间的决定权,从 10 年前的 45.6%下降至 19.1%。现在,像张先生这样一到休息日就和孩子如影随形,成了常态。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曾打过一个比方:现在很多家庭过于重视计算投入产出比,使得学校、家长都进入疯狂的恶性循环,就像一场足球赛:本来,大家都坐在座位上观战,后来,有一个观众站起来了,于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其实,看球效果是一样的。

孩子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

独生子女得到父母在时间、精力与金钱上的更多倾注。这对于孩子来说,既是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样,父母往往把唯一的孩子作为对下一代人(过去通常是几个孩子)的精神寄托,这不仅强化父母对子女的高期望值和心理依恋,也加重了其抚养子女的忧虑感。不盯孩子不行,哪里都不安全。

田先生和太太在上海安家,身边没有老人,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自己坐公交车上学,



新民图表 制图 董春洁

放学也自己回来。他的同事都说他胆子太大了,现在的社会这么乱,怎么敢让孩子一个人独自在外?田先生则回答:不是每天都安全回家,每天都自己做作业么?他和太太下班回家,孩子基本把功课都做完了。只是田先生的情况属于少数派,每当他提议同事也试试自己的办法,得到的回复都是“那可行不通!”

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向记者表示,按照现在很多家庭的现状来迎接二孩,储蓄规划,养育、教育支出安排,父母投入在子女教育上的时空规则都需要及时调整。

平衡两个孩子情绪耗时多

两个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教育的新课题。因为教育上的投入,绝不是 1+1 这么简单。两个孩子是两个个体,他们又生活在同一个家庭,这种融合和平衡对父母的时间和精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曹女士有两个女儿,老大读小学,老二上托儿所。老二出生后,她和丈夫发现,老大本该自己学习的时间,却围着妹妹转。“妹妹在看动画片,她挤着一起看。那是天线宝宝这种幼儿看的,她也不肯放。”曹女士说,“妹妹看的两岁孩子的书,她也抢着看,甚至,妹妹玩的电脑游戏,她也要一起玩。曹女士和丈夫不得不分工,一个盯老大做她功课,一个陪着老二。

因为弟弟妹妹的出生,当哥哥姐姐的在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常见的表现就是向弟弟妹妹的心理行为靠近,比如曹女士的大女儿,觉得自己受到的关注被分走了,需要父母来开导。这个阶段,父母在两个孩子身上花费的精力要比一个孩子时多出不止一倍。

没有祖辈帮助就放弃生养

根据中国老龄中心的调查,目前我国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的祖辈比例达 66.47%。上海 0-6 岁的孩子中有 60%属于“隔代抚养”。若没有祖辈无偿投入时间和精力,做父母的连孩子生活都照料不好,哪有时间再顾及教育?

在国有企业管理层任职的王先生有一个男孩,孩子三四岁时,孩子奶奶一直跟王先生和他太太说,可以再生一个,生出来我帮你们带。王先生和太太因为工作都有调整暂时没有考虑。现在孩子上小学,夫妻两人工作也趋于稳定,他和太太有了再生一个的想法。但和家里老人沟通,孩子奶奶明确表示,年纪大了,带不动了。

失去祖辈的援助,王先生没法想象自己和太太可以兼顾两个孩子的生活,也就更谈不上还有精力分配给孩子的教育。这事只能打退堂鼓。统计显示,有 29.5%的受访者表示无人照看孩子,只好放弃二孩计划。在这一点上,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女性由此打算放弃生二孩的比重最高,达到 41.2%。

孩子多一个房子换一套

调查显示,独生子女父母比非独生子女父母的教育投资更高,户籍家庭比非户籍家庭的教育投资更高,且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对孩子的课外教育投资也越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市妇联的调查显示,在课外教育市场定价刚性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为了追求同样的市场化教育,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这种投入首先是教育资源的购置。各种补习班,像张先生孩子一年的投入就在 3 万到 4 万元。他孩子还是乐团的长笛手,每年要跟团出去演出,又是不小的一笔费用。

里奥说,老二的补习班一个个报起来,肯定不会比姐姐的少。那两个人加起来一年就是 7 到 8 万元。

还有一笔刚性的投入就是房子。再生一个孩子,要给孩子合适的读书环境,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肯定不行,老大还在灯下做作业,老二吵着要喂奶。另外,多一个孩子,双职工家庭需要和老人同住才能照顾得过来,就要增加房间。如果换房,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所费不貲。

教育好声音

“全面二孩”开闸 教育如何应对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胡卫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上海教育整体有了长足发展,各项指标都走在全国前列。然而,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方面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例如,中心城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充裕,而农村和城郊结合部,外来流动人口比例较高,教育资源配给上存在相对不足。另外,上海学前教育也进入入学高峰,幼儿园资源紧缺状况会持续存在,这在农村和城郊结合部尤为明显。

伴随“全面二孩”成为国策,政府需要做好以下 5 件事,以提前做好教育规划和布局。

首先,通过人口动态数据的收集,建立大数据和监测评价系统。数据库中,除基本的人口信息外,还包括育龄夫妇的主观生育意愿、育龄家庭的生育和养育支付能力、各级政府能够提供的资源支持等。

其次,未来教育资源的配置要考虑农村和城市人口变化的不同模式。对于人口统计信息,不能仅统计户籍人口,同时还要统计常住人口的信息。考虑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在生育意愿等方面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在常住人口的基础上加上系数,以反映真实的人口增长趋势。

第三,基于大数据,充分考虑到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提前做好教育的规划和布局。不能再延续“人口多时,大规模兴建学校;人口少时,大规模合并撤校”的“拍脑袋”和“短视”决策模式;政府要基于大数据,做基于证据的决策规划。

第四,重点关注城郊结合部的资源配置情况,保证政府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目前上海教育投入约占财政支出的 15%,为 700 多亿元,其中 67%用于基础教育。伴随“二孩”政策后教育资源需求的增加,上海要保证教育经费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 15%,进一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尤其是要向农村以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倾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第五,关注“二孩化”后的教育问题。“全面二孩”后,不仅要解决“养”的问题,还要解决“教”的问题。在历时 35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后,“二孩”政策的放开,整个社会和很多家庭都面临家庭规划和心理上的调整。需要在社区、公益性组织和学校里增设或健全专业化的家庭规划和心理咨询辅导功能,疏导和协助需要帮助的家庭和家庭成员度过心理调适期。